

朱大家蘇文忠公文抄卷之二十五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孫男闇叔

著重訂

記

蓋公堂記

以醫爲喻起盡議論却將正意一証

始吾居鄉有病寒而欬者問諸醫醫以爲蠱不治且
殺人取其百金而治之飲以蠱藥攻伐其腎腸燒灼
其體膚禁切其飲食之美者暮月而百疾作內熱惡
寒而欬不已纍然真蠱者也又求於醫醫以爲熱授

之以寒藥旦朝吐之暮夜下之於是始不能食懼而
反之則鐘乳烏喙雜然並進而漂疽癰疥眩瞶之狀
無所不至三易醫而疾愈甚里老父教之曰是醫之
皐藥之過也子何疾之有人之生也以氣爲主食爲
輔今子終日藥不釋口臭味亂于外而百毒戰于內
勞其主隔其輔是以病也子退而休之謝醫却藥而
進所嗜氣完而食美矣則夫藥之良者可以一飲而
効從之朞月而病良已昔之爲國者亦然吾觀大秦
自孝公已來至於始皇立法更制以鑄磨鍛鍊其民

可謂極矣。蕭何、曹參親見其斲喪之禍而收其民於百戰之餘，知其厭苦憔悴無聊而不可與有爲也。是以一切與之休息而天下安。始參爲齊相，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請之。蓋公爲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以舍蓋公，用其言而齊大治。其後以其所以治齊者治天下。天下至今稱賢焉。吾爲膠西守，知公之爲邦人也，求其墳墓子孫而不可得，慨然。

懷之師其言想見其爲人庶幾復見如公者治新寢
於黃堂之北易其弊陋達其蔽塞重門洞開盡城之
南北相望如引繩名之曰蓋公堂時從賓客僚吏遊
息其間而不敢居以待如公者焉夫曹參爲漢宗臣
更不姑前
而蓋公爲之師可謂盛矣而史不記其所終豈非古
之至人得道而不死者歟膠西東並海南放于九僊
北屬之牢山其中多隱君子可聞而不可見可見而
不可致安知蓋公不往來其間乎吾何足以見之

莊子祠堂記

長公好讀莊子而得其髓故能設爲奇理之
論如此

莊子蒙人也嘗爲蒙漆園吏沒十餘歲而蒙未有祀
之者縣令秘書丞王兢始作祠山求文以爲記謹按
史記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窺然
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一餘萬言大抵率寓
言也作漁父盜跖胾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
之術此知莊子之粗者余以爲最善爲莊子蓋助孔子者要

不可以爲法耳。楚公子微服出亡而門者難之，其僕操箠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者，以僕爲不愛公子，則不可以爲事公子之法，亦不可故。」莊子之言皆實予，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其正言蓋無幾。至於詆訾孔子，未嘗不微見其意。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禽滑釐彭蒙慎到田駢關尹老聃之徒，以至於其身，皆以爲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然余嘗疑盜蹠漁父則若真詆孔子者，至於讓王說劍皆淺陋，不入於道。反復觀之，得其寓言。

之意終曰陽子居西遊於秦遇老子老子曰而睢睢
而盱盱而誰與居太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齷
然變容其往也舍者將迎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
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去其讓
主說劔漁父盜蹠四篇以合於列禦寇之篇曰列禦
寇之齊中道而反曰吾驚焉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
餽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昧
者勦之以入其言余不可以不辨凡分章名篇皆出
於世俗非莊子之本意

春傳之則人其言余不可其不辨其公章其言者
與然若辭予笑曰是固一章事其予之言未終而
亦之齊中進而笑曰吾黨吾食飲十樂而正樂六
主諸時而食金銀明合以合然其樂家之篇曰修樂
者母其樂者其樂其又步舍音與之聲其矣去其
樂與容其其合各降其其家公時其妻其中樂合
而和邦而與其大白其其樂其不其則其其樂
其其日則其其西其然其樂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李太白碑陰記

古來豪雋所被橫口之汚衄者多長公此一
畚洗刷絕是

李太白狂士也又嘗失節於永王璘此豈濟世之人
哉而畢文簡公以王佐期之不亦過乎曰士固有大
言而無實虛名不適於用者然不可以此料天下之
士士以氣爲主方高力士用事公卿大夫爭事之而
太白使脫靴殿上固已氣蓋天下矣使之得志必不
肯附權倖以取容其肯從君於昏乎夏侯湛贊東方

生云開濟明豁包含宏大陵嶽卿相嘲哂豪傑籠罩
靡前跽籍貴勢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僚友
視儔列如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
遊方之外者也吾於太白亦云太白之從永王璘當
由迫脅不然璘之在肆寢陋雖庸人知其必敗也太
白識郭子儀之爲大傑而不能知璘之無成此理之
必不然者也吾不可以不辨

眉州遠景樓記

遷客思故鄉風致婉然

吾州之俗有近古者三其士大夫貴經術而重氏族其民尊吏而畏法其農夫合耦以相助蓋有三代漢唐之遺風而他郡之所莫及也始朝廷以聲律取士而天聖以前學者猶襲五代文弊獨吾州之士通經學古以西漢文詞爲宗師方是時四方指以爲迂濶至於郡縣胥吏皆挾經載筆應對進退有足觀者而大家顯人以門族相上推次甲乙皆有定品謂之江

冷語

鄉非此族也雖貴且富不通婚姻其民事太守縣令如古君臣既去輒畫像事之而其賢者則記錄其行事以爲口實至四五十年不忘商賈小民常儲善物而別異之以待官吏之求家藏律令往往通念而不以爲非雖薄刑小罪終身有不敢犯者歲二月農事始作四月初吉穀稚而草壯序、得、爛、堤耘者畢出數十百人爲曹立表下漏鳴鼓以致衆擇其徒爲衆所畏信者二人一人掌鼓一人掌漏進退作止惟二人之聽鼓之而不至至而不力皆有罰量田計功終事而會之用

多而丁少則出錢以償衆七月旣望穀艾而草衰則
仆鼓決漏取罰金與償衆之錢買羊豕酒醴以祀田
祖作樂飲食醉飽而去歲以爲常其風俗蓋如此故
其民皆聰明才智務本而力作易治而難服守令始
至視其言語動作輒了其爲人其明且能者不復以
事試終日寂然苟不以其道則陳義秉法以譏切之
故不知者以爲難治今太守黎侯希聲軾先君子之
友人也簡而文剛而仁明而不苟衆以爲易事旣滿
將代不忍其去相率而留之上不奪其請旣留三年

樓入樓

民益信遂以無事因守居之北墉而增築之作遠景

樓日與賓客僚吏遊處其上軾方爲徐州吾州之人

以書相往來未嘗不道黎侯之善而求文以爲記嗟

夫軾之去鄉久矣所謂遠景樓者雖想見其處而不

纔有收拾

能道其詳矣然州人之所以樂斯樓之成而欲記焉

者豈非上有易事之長而下有易治之俗也哉孔子

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焉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

是二者於道未有大損益也然且錄之今吾州近古

之俗獨能累世而不遷蓋耆老昔人豈弟之澤而賢

守令撫循教誨不倦之力也可不錄乎若夫登臨覽
觀之樂山川風物之美軾將歸老於故丘布衣幅巾
從邦君於其上酒酣樂作援筆而賦之以頌黎侯之
遺愛尚未晚也

又有尾聲

唐荆川曰此文造意亦奇更不在作樓與遠

景上說

